



向秀丽

房树民 黄际昌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向秀丽

房树民 黄际昌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向 秀 丽

房树民 黄际昌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 12 条老君堂 11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36 号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 一号

江苏人民出版社重印(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前进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2 1/4 印张 4 插页

195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4 月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定价 (4) 0.22 元



紀念向秀麗同志

五物延燒勢甚危，縱身撲火不猶疑。
謹防爆炸將旁及，忍受播魚強自持。
風格在於維大局，精誠所到樹紅旗。
重傷百藥都無效，忘我儀型永世垂。

一九五九年二月 董必武 敬題

紀念向秀麗同志

烈物延燒勢甚危，縱身撲火不猶疑。
謹防爆炸將旁及，忍受播魚強自持。
風格在於維大局，精誠所到樹紅旗。
重傷百藥都無效，忘我儀型永世垂。

一九五九年二月 董必武 敬題

磊落光明向秀丽
扶危寧傾爭毫厘
一身正比泰山重
風格如斯世所師

紀念內秀而四志

林伯渠

一九五九年
二月七日

贊向秀石同志

郭沫若

向秀石同志，你全身解化為了光，
你是英勇的獻身精神的形象！
酒能那能夠毀滅你呵，
而是使你永生在人們心上。
你沒有辜負黨的培養，
你沒有辜負人民的期望，
你是優秀的黨的女兒，
你永遠是人民的標桿！

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于廣州

何者。蓋日。出。於。東。而。西。入。於。海。
品。質。佳。得。而。何。者。有。
共。產。先。真。存。想。立。社。
唐。主。耶。連。設。而。年。火。
禮。之。多。而。於。世。地。即。
種。而。有。人。氏。利。立。而。
計。其。一。部。以。休。去。新。
其。精。神。！
田。錢。

一九三七年的秋天。

抗日戰爭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領導下的工农紅軍，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分別改編为八路軍、新四軍，挺进到抗日的最前綫，英勇杀敌。但是，国民党碰上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攻，却惊慌失措，节节向內地敗退。不久，貼着膏藥旗的日本飞机，便轟炸了珠江沿岸。

人民的灾难来了。逃难的人流連日連夜地撤出广州。他們咬牙切齿地咒罵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殘忍暴行，咒罵国民党的腐敗无能。

广州是一片凄慘的景象。飞机轟轟地在天上飞过，炸弹把建筑物掀到空中，卷起弥天漫地的烟尘。警笛的惊心动魄的怪叫声，已經連續地叫了一夜了。在越秀山附近偏僻小巷的一間又暗又湿的貧民房里，向秀丽的母亲，一夜也沒有合眼。六个小孩子都瘦得皮包骨头，挤在一起。黑黑的夜晚，不断从上传来飞机嗡嗡的吼声，掺和着街上逃难人們的慘叫声，吓得孩子們都早已不敢动了。母亲小心地从門口走进来，孩子們“媽呀媽呀”叫着攙住她，再也不放手。向秀丽这时才五岁，她抱住媽媽的脖子說：

“媽，媽，害怕……”

媽媽低聲說：“媽媽給你們看門，它不敢來的，。不怕，不怕。”

“死人日本鬼！”向秀麗扑在媽媽的懷里。最近幾天，她已經懂得這樣罵了。

這就是向秀麗的家。階級的壓迫和民族的壓迫，一起向窮人的身上無情地蓋下來。父親向裕德為了維持一家人沉重的生活負擔，早已到樂昌縣一家商店里給人家做工。母親為了減輕負擔，雖然曾經忍淚打過兩胎，也仍然還有一個孩子餓死。現在，擺在面前這飢餓和恐怖交加的日子，叫她怎麼過呢？

傍晚，連最後剩下的几家街坊也逃難走了。母親想了想，把孩子們領在一起，說：

“鍋里早沒米了，飛機又炸，這兒不能再過下去。咱們逃往鄉下去謀一條生路吧。”

隨手就整理整理破破爛爛，——盆干碗淨的窮人，實在也沒有什麼東西好拿，更沒什麼值得牽挂的；母親就這樣帶着幾個孩子離開了家。

正是初冬時節，南國的天氣還熱哩，不斷地下着大雨。扶老携幼逃難的人們太多了，把長途汽車都擠得滿滿的，渥在泥坑里。向秀麗的母親拉扯着六個孩子在泥滑的路上走着，孩子們也象特別懂事，緊緊地依偎着母親，一聲也不叫。翻山時，雨下得更大了，雷轟電閃，孩子們被滑跌到山坡下，哭起來。母親堅強地咬着牙說：

“不哭不哭，咱們要到好地方了，這就要过好日子了。”

但是哪里会有好日子过啊。面前，更艰难的日子迎接着她們。

她領着孩子們到了肇慶县。举目无亲，問或有人給点吃的，住处是不可能有的了。她領着孩子們只好住到城外一座破烂的祠堂里。晚間，山风一过，这里冷森森的。不久，向秀丽全家又遭到了新的打击。

日本鬼子发了兽性，駕着飞机，不管城乡市鎮，到处胡轟濫炸。有多少无辜的中国人，被炸死啦！一天，向秀丽的母亲挎着籃子去采野菜，飞机怪叫着飞过去，轟隆一声，一顆炸弹掀起一片黄烟。看那方向，知道不好，急忙往家里跑，她那在門口玩的小儿子已經被震昏得不省人事了。母亲还没来得及抢救他，这孩子就眼睁睁地死去。母亲和孩子们一齐哭起来。

“媽媽，”向秀丽爱媽媽，抹去了自己的眼泪，靠在媽媽身边，安慰着說：“我会做媽媽好女儿的！”

苦日子煎熬着穷人。向秀丽的父亲忍飢茹苦攢下的几分微薪，从乐昌給他們母女寄米維持生活，但那能頂什么用呢？孩子們餓的实在不成，到田里去搨稻穗，长工看孩子們实在可怜，背着地主的面給她們多丟下几个。向秀丽看着街上一个大嫂香噴噴地吃着飯，她怔住了。当她的姐姐拉她的时候，她才回家来。她对母亲說：

“媽，咱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大碗飯啊？”

“什么大碗飯？”母亲不明白的問。

这时候，姐姐才笑着把她看人家吃飯看呆了的样子一五

一十地对媽講了。媽心疼地看了向秀丽一眼，又深深叹口气，然后，教訓着孩子們：

“听話！往后不能看人家吃飯。自己好好干活，往后会有大碗飯吃的。”

向秀丽羞的脸紅了。母亲的这句话，一直深深地記在向秀丽的心里。

冬天来了。夜晚，风从北方吹来，在孤凄凄的破旧祠堂周围，呼呼响着。老虎經常深夜里从山上下来，在祠堂附近窺探。白天，孩子們在母亲的周围，又冻又餓，但，她們挤在一起，也还感到溫暖。晚間，住在这阴冷的祠堂里，就有些害怕，肚子也开始餓得抽筋，孩子們嗚咽了。

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們的心总是被一条綫連系着。这时候，村子里一个貧农，叫容盛的，发觉到这里住着一戶穷人，便把自己家仅有的一罐米分一点給她們吃。并讓她們搬到自己那半間牛棚里去住。

“这苦日子真难熬啊，拉扯这么多的孩子真作难了。”容盛怜惜着她們說：“搬到村子里好歹要暖一些的。你們只要不嫌棚子破漏，不嫌气味就搬来吧。”

向秀丽的母亲感激地說：

“穷人知道穷人心，只要搬出这阴曹地府的祠堂，我們还有什么嫌呢？”

从此，牛棚就是向秀丽的家。

二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共产党采取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积极发动全国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却一面搞磨擦、阴谋发动内战；一面和日本帝国主义勾勾搭搭，搞着妥协、投降的勾当。这时候，敌占区人民陷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帝国主义所到之处，人民除遭受轰炸、蹂躏和残酷的压迫之外，还要受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遇到坏年景，劳动人民更是穷苦潦倒，直不起腰来。这对于招呼着几个孩子的向秀丽的母亲，更是严重的打击。

向秀丽在这样苦难的岁月中，长到九岁了。

向秀丽的父亲从乐昌寄来的几个钱，还是在信封里装着的时候，就被当地的恶霸地主摸出来，不顾别人死活，掖到自己的腰包里去。然后把信撕得粉碎，散布谣言说：

“前几天，乐昌让日本人炸的不轻！”

向秀丽的母亲心跳了，她问道：

“我们孩子的爸爸好久没来信了，他是不是……”

“反正炸弹不长眼睛，谁知道呢，这大概……”

恶霸散布完谣言就走了。向秀丽的母亲几乎被这突然得到的痛苦“消息”折磨倒！有钱有势的坏蛋还要造这样的罪孽啊！就这样，两边不见日头，——向秀丽的父亲因为得不到家

里的回信，不知道妻子儿女的下落，以后就断绝了联系。

从此，他们生活就更加艰难了。

每天吃着稀粥谷糠。地里的芋头根子也不好拣了。这日子实在再也熬不下去。容盛给了几次米来，最后连他自己也实在饿得没办法。他同情地叹息着，给向秀丽的母亲想了一条路子：

“你的孩子多，寄养出一个去吧。给了好人家，也许不会受罪的。”

向秀丽的母亲吓得哆嗦起来，她说：

“我不能把孩子给人哪！”

可是眼前又有什么办法呢？她这样想那样想，实在没有路子可走，她就决定听容盛的话。她看着面前一个比一个矮的孩子，眼圈红了。她更多的时候是把眼睛停放在向秀丽的身上。她的心里象油煎的一样，好象有许多话要说，可又不敢把那句可怕的话说出来；对于母亲来说，这实在是一句可怕的话啊，她自己想起来都要发抖……

从早上就没吃饭了。傍晚，向秀丽和姐姐拣芋头根回来，她们很高兴，都希望让妈妈喜欢喜欢，让妈妈多吃几口。不是吗，妈妈这几天来总在发愁了。她们悄悄走回家来。啊，母亲为什么眼睛肿了呢？她哭了么？向秀丽睁大了眼睛，正在发怔的时候，母亲叫道：

“阿丽，到妈的面前来。”

向秀丽过去了。

母亲把她抱在胳膊窝里搂着，还没说出一句话，用手捂住

自己的眼睛又沉痛地哭了。

“媽媽，好媽媽，”向秀丽和姐姐安慰着媽媽說：“這是干什么呀，媽媽，不難過。”

孩子們越是安慰她，母親的心越是刺疼。她下了幾次決心，這才強制自己露出笑容，道：

“阿麗，你是媽媽的好孩子，听媽的話吧？”

向秀丽看見今天媽媽的面上不象平常，她的心理早有點慌了，她說：

“媽媽，我听你的話。”

母親把她摟得更緊說：

“阿麗，好孩子，听媽的話，你就要同媽分開了。你兄弟姐妹多，爸爸又沒錢养活咱們一家。好几天也沒的下鍋了，媽媽不忍看着你們……”

向秀丽還沒等媽媽說完，就扯着媽媽的衣角，慌的叫：

“媽媽，媽媽！我怕……你說的是什麼呀！要把我給人嗎？”

“不！”媽媽流淚說：“你是媽媽的心肝，怎麼能把你丟給人呢？媽媽是把你送到別人家去做養女，听媽的話到別人家去，也許還會有頓飽飯吃的。”

向秀丽哇地一聲哭倒在媽媽的怀里；一家人都圍在一處，哭做一團。

做母親的，為着孩子的一條生命，依照最善良的想法，把親骨肉送到地主家去，希望能夠得到一頓飽餐。但是貪得無厭的地主，並不這樣對待這條幼小的生靈。地主象是對待所

有的丫环那样，进门先给向秀丽更名改姓，叫容彩兰。接着，向秀丽的苦役开始了。许多的活计都和她的九岁年龄极不相称：要她担水，两边的水桶都贴到地面；要她煮饭，却够不到比她人还高的锅台，要用脚蹬着凳子才成。老地主的孙子要她来背着，一会哭啦，一会闹啦，都要向她问罪。要她放牛，要她下田……。麻脸的地主的儿媳妇，外号叫豆皮婆的，更恶狠，一不高兴，就打过来，骂过去。

“死人豆皮婆！”向秀丽在心里诅咒她。

母女心连心。母亲想有更多的机会去探望女儿。但是，地主翻了脸，一年只让她母女见面两次。母亲在街坊那里，听说女儿在地主家里受着折磨，心里象油煎一样的难受。好容易盼到春天，她去探望女儿了。

“阿丽，”当母亲看过向秀丽，向秀丽又送母亲回去的路上，母亲问道：“他们欺侮你吗？”

“妈，不要耽心！”

“我所说豆皮婆净打你！”

“死人豆皮婆！”向秀丽一边说，一边用指头在自己脸上戳呀戳的。她想把话题岔到别的上去。

母亲扯过向秀丽穿的布衫仔细瞧，补钉上落补钉，已经认不出原来这件衫是什么布做的了。母亲落着泪说：

“阿丽，妈的心里……先忍一忍，好歹破破烂烂混碗饭熬着，妈现在还没有能力把你接出来。”

“死丫头还不回来？！”豆皮婆已经在后面吼叫了。

向秀丽只好离开妈妈往回走，她怕母亲发现她的眼泪，再

也沒敢回頭看一眼。

向秀丽十一歲的那年，有一天，她光著腳板擔著兩桶水往地主家門走。右門檻高，她正要向門里邁腳，沉重的担子突然往前一聳，她絆倒在地，只感到右腳一陣劇痛。她捂住自己被石門檻碰得流血的右腳大腳趾。地主却不管她的腳，直罵她不小心，洒了一地的水。

夜里，向秀丽疼的睡不着，她用手捂住脚，倚着墙，輕輕地哭了。

“有什麼好哭的！”地主把向秀丽吼了一頓。第二天清早，又趕著她下水田。

向秀丽的脚浸了污水，右腳的大腳趾發炎了，腫得象小拳頭。不久，化膿、潰爛，里面生了一絲一絲的小虫。这个十一歲的小女孩，咬住牙硬挺著，苦水咽在肚里，她的心里多么想念亲人，多么想念自己的媽媽呀！可是她又怕，怕地主在這個時候把她趕回家，媽媽看見她這個樣子會着急的。

脚爛得有味了。地主婆娘从牛棚里拉出一块木板来，哼了一声：

“去！远点去睡吧！”

向秀丽的右腳趾越爛越不象樣子，她的身上也腫了，連水、飯都不想進口。地主眼看从她身上榨不出什麼油水，一粒米也沒給，就把她趕出大門。向秀丽伤势已經很重。走进自己的家門，母亲几乎認不出她的女儿了。向秀丽兩腿站不住，扑在母亲的怀里哭了，全家又哭作一團。

母亲千方百計把女儿送到一家病房，医生说，唯一的办法